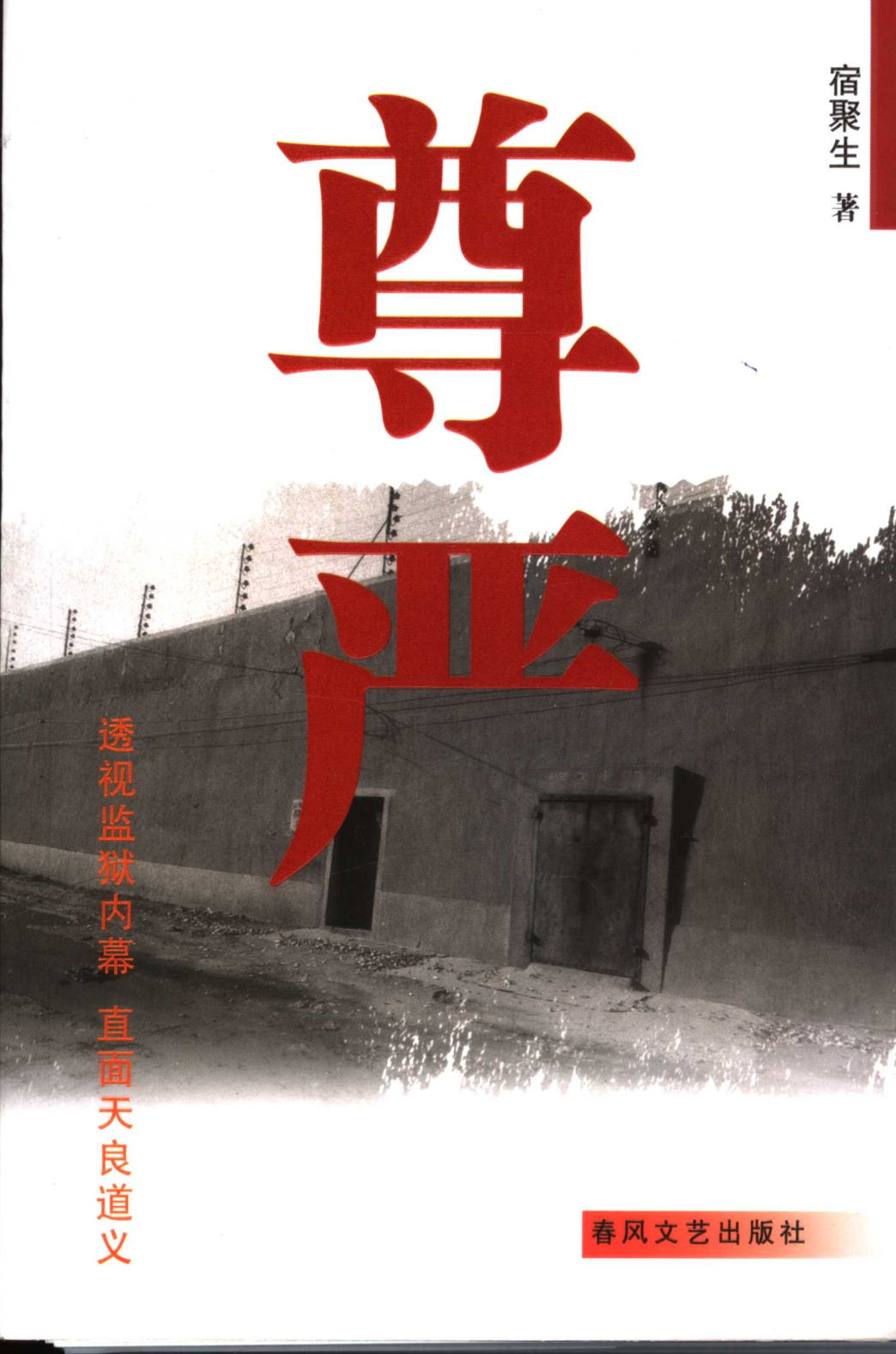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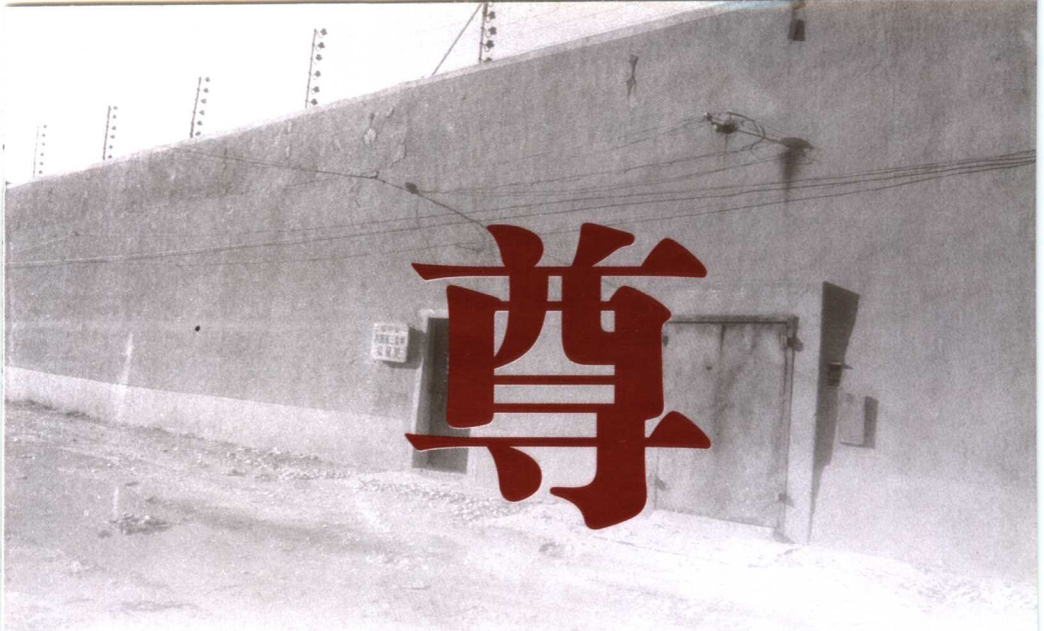
宿聚生 著

尊 严



透视监狱内幕
直面天良道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尊 严

宿聚生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尊严/宿聚生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
ISBN 7-5313-3018-0

I. 尊… II. 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9617 号

尊严

责任编辑 黄 梅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huangmcf@126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0599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289 千字

印张 10.5 插页 2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244858



宿聚生 部队作家，出版长篇小说

《花事》《吾城吾民》《准备离机》《黑色“海盗船”》《壮志凌云》等五部，小说集、散文集《军人的投影》《渔猎事》等五本，获《解放军文艺》优秀作品奖、东北文学奖等数十种文学奖项。影视作品有：《壮志凌云》《光荣街十号》《女人四十》《迷彩天兵》《关东金王》《爱情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尉官和他们的女人》《劳模的河》等，曾获“全国五个一工程奖”、“飞天奖”、“金鹰奖”、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”（八一大奖）、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一等奖暨“最佳编剧奖”、东北三省电视剧“金虎奖”一等奖、空军蓝天文艺奖特别奖等。



裴军刚进监狱时相当年轻。现在也年轻，他还不到三十岁，但他在溧州监狱已度过了十年光景。应该说，监狱里的十年时光是会让人很沧桑的。他就很沧桑。但他仍是年轻，沧桑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年轻，当然，这也许是他的身份决定的。他是监狱狱警。

犯人就一样了。比如二面，他比裴军小六七岁，基本上还是个孩子呢，可那张脸已经全没了二十啷当岁的朝气与活气。那是一张认命的脸，在那上面你看不出欢乐痛苦高兴愁闷冷暖饥饱甚至老少年龄，它就像一块擦桌子的抹布，在经年也不流动的空气里虚无地飘荡。

这是第五监区，十二号监舍。其实和老百姓想象中的基本上一样，高墙、电网、粗栅、铁窗，唯一不同的是牢门上没有上锁——现在没有挂锁，因为这是白天，并且是犯人休息日。犯人们围在一堆儿打扑克。打扑克的人里边，有一个就是二面。

“二面”不是他的名，他大名李显来。二面只不过是他的绰号，不过仅从这绰号上，也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性情了。面！真叫一个面，脾气就跟面瓜软柿子一般，谁都能欺负他，谁都能作践他，谁高兴了都能拿他搓球玩儿，谁有气了都能把他挤对一顿撒通气。好像正应了那句老话：见了老实人，不欺负白不欺负，白欺负谁不欺负，欺负了也白欺负，柿子软了谁不捏？正是因了这

性子，他才得名二面。

二面有手艺，他会修锁配钥匙。不过说到这，二面还真就是栽在他这“手艺”上。开杂修铺那会儿，有一回，一个不走正道的朋友找他配钥匙，说要去偷一个电器仓库。二面给了他一把万能钥匙。朋友掂弄着钥匙说，能行吗？二面不爱听，世上什么贬损的话他都能听，唯独就这个他不爱听。朋友也知道，就笑说：“万一不好使呢？不是……万一我使唤不好呢，晚上你跟我一块去吧。”二面说，那我可不去。朋友说就算帮兄弟一回忙，看着我把门打开就行，别的不要你干什么。二面说我怎么净碰上你这样的？朋友笑：“谁让咱俩是铁子了，后半夜一点，仓库后墙等你，啊。”但事到临头，胆小的二面终究还是没敢去。那朋友看起来对自己是太不自信了，或者说是对二面的手艺太过低估了，他拿万能钥匙没捅几下，就将仓库那把足有二斤半重的锁头鼓捣开了，盗窃顺利得手，过后他给二面送来三千元钱。二面没要。但案发后，二面却跟那朋友一块儿，被判了四年徒刑。

二面就这么样成了罪犯。直到现在还“在押服刑”，一坐就是四年，剃光头、吃牢饭，穿着经年不变的囚服……

狱中日月，的确难挨，但进来了，活不活？得活。所以不能合计不开，里头日子当外头日子过吧，该找乐的时候，自个儿也还就得找点乐。星期天休息日，罪犯们就常围一堆儿打扑克，倒也兴致勃勃，有的脑袋上顶着碗、扣着盆，有的两只耳朵夹满晾衣夹，还有的鼻子上贴着红红绿绿纸条。逢到三缺一，二面也常被薅过来按到那儿顶个缺。今儿就是。别说，这会儿他手气真还挺顺的，头一把就把对家邱老七赢了，人们吵吵吧火端起饭碗，要邱老七喝凉水。邱老七浑横地把碗扒拉开，敷衍地站起来，象征性转一圈完事。二面说：“讲好的，输了喝凉水，你凭什么。”邱老七已经坐下了，颇不耐烦：“下回下回，赶紧洗牌！”

正吵着，犯人华阳从监舍门外闪进来，小声叫：“裴队长来啦。”

犯人们忙乱地取下头上碗盆，扯下耳朵上夹子和鼻子上纸条。独自坐一边抠脚丫子的黄三则忙从床下拉出马扎儿坐好，拿起一张报纸，专心致志地开始“看报学习”。

尽管没有铁锁加门，但外面走廊上还是有狱警不断地来回巡视的。这会儿往来巡视的，就是值班狱警裴军。巡至十二号监舍，犯人们规规矩矩都站起来。正洗衣服的犯人组长刘凡起立，立正，大声道：“报告队长，十二号监舍自由活动。报告人：监舍组长刘凡，报告完毕。”

罪犯们向狱警报告，一律都是“报告队长”，不分职务，不论年龄，也甭管你什么警衔，监狱长也好、分队长也好、医生也好、会计也好、厨师也好，纵使是新从警校毕业出来的小警察，离着挂“长”还差十万八千里呢，从进来那天，你也就是“队长”了，因为在向你报告的犯人们眼里，你一律是代表政府的，统一的报告词，这是规定，也是习惯。不过称裴军“队长”也不为过，他是年轻的老资历，前几天已经代理副监区长了。

裴军站在门口，看一眼犯人们身后没藏严实的碗盆，但他没说什么，只道：“该洗衣服洗洗衣服，该写信写写信，休息日，别光弄副扑克打起来没完。”说完往前巡视去了。

裴军走后，黄三把报纸一扔，复又专心地抠他的脚丫子。华阳就说：“挺能装啊。”黄三没理他。打扑克那边又是一阵呼叫声，这回输的是二面。邱老七站起来，把饭碗里的水泼了，拿过一个酱油瓶子倒了一碗酱油，顽劣地强逼二面喝酱油。旁边人都看不过，纷纷说：“你输了连凉水都不喝，凭什么让别人喝酱油，看人软乎咋的，二面，你别喝！”可是邱老七扯着二面不放。二面被邱老七按着脖子，面对一大碗酱油，无助得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同监舍犯人都知邱老七驴性，劝几句也就没人敢当真跟他掰扯了。二面满眼无助地歪着脑袋躲酱油碗：“你输了喝凉水，我……”邱老七浑横道：“这回不是你输了吗？喝！”

这时独自坐一边抠脚丫子的黄三搭言了：“邱老七，差不离

儿行啦，要熊人，你也找个愣点的，熊人二面，你有劲吗？”

邱老七一扭头：“有你他妈的什么事！”

黄三一听这个，停止了抠脚丫子，抬起头：“那要有我的事呢？”他起身过去，从从容容扣住邱老七手腕子，拿下那碗酱油，连碗从窗户扔了出去。扔完他拍拍手，回到铺上坐下，继续抠他的脚丫子。邱老七恶目看着黄三，但他强忍着没有发作，看得出他心里也还是不能没个掂对的，他知道黄三是什么人。另几个犯人借势按邱老七坐下：“洗牌洗牌。”逐一发牌，让邱老七就坡下驴，把事就给抵过去了。

打了一会儿扑克，华阳撂下扑克说要“放水”。进了厕所，他跟刘凡议论起这事，说：“邱老七一心想当牢头，这回窝了一把脖子，心里还不得像横了根擀面杖似的，且顺溜不过来呢。”刘凡说：“可不是。老七这东西驴性。”这时二面也来撒尿，刘凡不无恻隐之心地对二面说：“二面啊，这几年要是没有黄三，你被邱老七欺住，日子恐怕就没有天日了。”华阳也说：“尽管黄三不一定是为你，但你得知恩，真的二面。”绵软的二面说：“我……知恩。”

解手回来，见屋里几个犯人忍不住烟瘾，正偷着抽烟——监狱规定除了专门的吸烟区，罪犯是不许在监舍里抽烟的。华阳就压着嗓喊一声：“王队长来了。”屋里犯人们慌忙掐灭烟，忙不迭地藏烟头，用衣服往窗外扇烟味。惊慌了一气儿，哪有什么王队长啊，知道是叫华阳耍了，揪住他给了两脚。刘凡就说：“哪天真叫管教逮着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！”说着就拿起笤帚要扫地上的烟灰。犯人们说，叫华阳扫！华阳说凭什么？犯人们又揪住他，扫不扫？华阳就说：“扫，扫，我叫顾大贪扫还不行吗？”

他说的顾大贪，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罪犯，叫顾守业，入狱前是省厅级高官，犯巨额受贿罪入狱，现在被分派做门房，罪犯进出监区，由他开关铁门。即使是休息日，罪犯们在监区院子里可以自由活动，但院门还是不许出的，要离开监区范围，得管教开

出入证才行。看守院门、洒扫庭院，无疑，这是犯人里最轻松、最悠闲的活儿了。

听华阳一说，邱老七也咬牙切齿道：“那号大贪，就他妈的该枪毙，有一个算一个。这可好，扔进大狱来了还享受特殊。”刘凡遂笑：“划拉这两下能累着谁？”还是拿着笤帚要扫。邱老七夺过笤帚，扔开，对华阳说：“喊去！”

扫完了庭院的顾大贪正在监区大门一张椅子上歇着，扫帚搁在门旁。狱警罗汀来了，一见他滋滋润润地歇着，不觉气不打一处来，厉声喝道：“顾守业，站起来！”顾大贪望着管教，起身站起。虽已沦为囚犯，但他做派仍旧从容。罗汀狠狠训斥道：“站好了！立正！谁让你坐着了！啊？发现你不止一回啦，看守监区大门准许坐着吗？而且你看看你什么坐姿！瞧瞧你那样儿，像个罪犯吗？啊？”顾大贪道：“报告队长，我……错了。”“你错了？错在哪儿，知道吗？”顾大贪不言声，他知道自己其实谈不上对错，狱警们只不过是痛恨自己，拿“坐姿不正”说事儿罢了，作为令人切齿的罪犯，狱警训斥他，他无言以对，也无颜以对。

罗汀现场处罚道：“违反了《监狱罪犯行为规范》，罚站两个小时！转过去，脸朝墙！”

确实也是，对这号高官巨贪，不但犯人们切齿，狱警们也十分痛恨。他们就曾七嘴八舌质问过监区长郭万才，像他那号侵吞国家资财、饕餮民脂民膏的巨贪，没枪毙他就便宜他了！在外头当厅长挥霍享乐，银铛入狱了凭什么还享受特殊？郭万才说，他不是属于老弱病残嘛。罗汀说：“什么老弱病残，他既不老也不弱更非病残，在外头中饱私囊的时候他咋干劲那么大？”郭万才便又解释：“让他去车间干活，他也不会技术嘛。”王威戢了一句：“犯人进来哪个会技术？学啊！别人能学，他咋的？”郭万才只好说：“别人能学出来，他那么大岁数了……”罗汀连话也不让他说完：“哪么大岁数？比他大的还有好几个，不也都在劳动工厂干活呢吗？”郭万才叫他们噎得难受，转身想走。王威伸

手扯住：“问你哪，郭头！”郭万才一把扒拉开他手，瞪了眼：“问我？我问谁去！”

代理副监区长裴军一见，忙出面替监区长垫台阶：“得得，冲郭头来什么，也不是他分派的。”

“谁分派的？”王威质问。

“说了嘛，”裴军道，“这顾厅长贪是贪，但在位时毕竟还是为本省发展建设做了很多工作的。”

俞涛呼应裴军：“对了，好像主要说他在位的时候，对咱监狱管理局也没少关照。”

郭万才嘟哝一句：“屁话。”听得出，其实他对这种分派也是有情绪的。

王威眦目朝向俞涛：“你还没正式成为裴军妹夫呢，这么快就随梆唱影了？”

裴军就说：“有事说事！别八竿子打不着。”

俞涛也不爱听：“就是，挨不挨得着啊。”

出了办公室，王威问裴军和俞涛：“真的，你俩啥时候正式连襟啊？”

俞涛说：“八字没一撇，啥连襟不连襟。”

“别没一撇呀，”王威道，“你跟裴晓阳，天造地设的一双，我家属祁慧当这个红娘，那叫眼力！是不是裴军？”

裴军笑笑：“那是，‘资深媒婆’嘛。”说着想起，“哦，对了，刚才祁慧给我打电话，说偏是周六又排到俞涛夜班，你怎么排的班呀！王威你说我是排的吗，你可得给我证明。”

王威笑：“没人给你证明，谁让你是头儿了。”

裴军冲俞涛挥手：“得！赶紧走！要不然这罪名我担不了。”

俞涛笑笑：“晓阳也值班。”

王威伸出手腕，敲表：“她不是五点就下班嘛！”

俞涛说：“那……你一个人值班行吗？”

裴军接言：“怎么一个人？我不在这儿呢吗？”

俞涛不过意：“……再替我顶个班？”

王威一推他：“行了行了！甭虚头巴脑的啦，告诉你说，要是还得不到晓阳芳心，你就老实上班！甭再指望有人替你顶班。”

俞涛笑说，那我走了。

华阳来叫顾大贪时，被罗汀训罚的顾守业正直挺挺地脸朝墙站着。华阳叫：“顾大贪，把我们那号子打扫打扫，一天到晚也不怕闲出病来。”其实按监区管教的分派范围，顾大贪只负责监区庭院卫生，因此他转过脸来，迟疑地说：“监舍卫生不、不归我管。”华阳立刻一脑门儿官司：“什么归你管？不归你管的钱你咋没完没了往家搂？少他妈废话！”

没办法，只好去了。顾大贪进到十二号监舍时，看见地上的烟灰烟头，他就好心地说，监舍里不让吸烟，你们可别违反规定。哪知罪犯们立刻呛他道：扫你的得啦！不让的事多了，当官的不让贪污受贿，你他妈的怎么捞起来没够？顾大贪闭了嘴，低头扫地。扫到扑克桌旁时，笤帚碰到了邱老七的鞋子上，邱老七抬腿便踹他一脚：“瞎啊你！”顾大贪忙道歉：“对不住，没看见。”邱老七立棱着眼：“没看见？你他妈搜刮民脂民膏的时候眼睛咋瞪得跟球似的！”顾大贪垂了头，他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言喻的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们……恨我……”华阳操他一把道：“噢，知道啊！你不可恨吗？就你们这号贪官污吏，比杀人犯还招人恨！千刀万剐都不解恨！知道吗？”顾大贪无颜垂首，成了这样的“万人恨”，他后悔，但什么都晚了。

有裴军顶班，俞涛下班便来找裴晓阳。裴晓阳是裴军的妹妹，也是狱警，职务是在监狱门卫总值班室担任值班，负责接待来客和探监家属登记、发放会客证、出入证等等之类。俞涛来的时候，晓阳交了班正收拾东西，见到俞涛她挺奇怪：“今晚不是你当班吗？”俞涛说：“你哥给我申了。”晓阳就明白了，低声嘟哝一句：“又是祁姐瞎搅和，她也不累得慌。”她总是这么使小性，俞涛习惯了，赶紧去衣架上为她拿了风衣来，并接下了她换

下来的警服替她拿着。晓阳像很多年轻女警察一样，除了上班处理公务的时间，其他业余时间从来都愿意换上时尚的便装，女孩子都是爱美的，晓阳更是如此。俞涛提议一起出去吃点什么，晓阳眉眼淡淡的，没说什么。

是一处蛮清雅的餐厅，自助餐式。两人进来，俞涛先找了座位让她坐着。晓阳说一起去端饭吧。俞涛说不用你，你坐着，值一天班，挺累的了。他从来都对她的呵护有加。她也就安闲地坐着了，让他自己去端菜、端饭。饭菜齐了，两个托盘，俞涛端不了，先端了一托盘送到桌上，回头再去端那个托盘。两盘都端回来，他问：“没汤。喝点什么？橘汁？”他遂去水吧，为她要了杯橘汁回来。

她嘬了一口，微皱了皱眉。他忙问：“凉？”说着起身，是想为她另要一杯。晓阳说：“算了，喝吧。”但他还是去替她要了杯热果珍回来。晓阳说：“这杯怎么办？”俞涛端过橘汁冷饮，说我喝。晓阳就说：“你早上不是说胃有点不舒服吗？”俞涛说：“没事。”指指饭菜，“吃饭吧，要不又凉了。”

吃着饭，窗上映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光，街对面是家电影院，海报霓虹，光怪陆离，有一些人在买票。晓阳心不在焉地看着外面，不小心就把一些菜汁差点掉到膝上，她忙忙地站起，可是也许是站起得太突然，不巧把身后一个人手里的汤碰洒了。是个穿花衬衫的痞子，小子上来就推了晓阳一下：“怎么搞的，长眼睛了没有？”晓阳忙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手忙脚乱地拿餐巾纸要帮人家擦。小子一把打开她手。俞涛一见，忙说：“朋友，对不起了，她也并不是故意的。”花衬衫道：“谁和你朋友，看清楚点好不好？”俞涛说：“我们已经道歉了嘛。”“光他妈道歉有什么用？”赖皮不依不饶，指自己衬衫，“正宗鳄鱼，赔得起吗？”俞涛和他理论：“有理讲理，你怎么骂人？一般都是没有理才骂人的……”

这时饭店老板闻讯赶来，忙掏出烟来左右敬了一圈：“有事

好商量，大家都是朋友。”服务员也拿来两块干净毛巾，替花衬衫擦了，赖皮这才嘟嘟囔囔地作罢。

晓阳没去洗手间，她坐下，但也无心再吃下去了，俞涛的软弱让她略感失望。俞涛用餐巾纸替她把桌边的菜汁擦干净了，说：“吃吧。”晓阳用餐巾纸擦着手。俞涛看出她的神情了，笑笑：“跟那样的人一般见识，没劲。吃吧。”晓阳扔下擦手的餐巾纸，忍不住说：“在警校的时候，和男同学出去吃饭，碰到痞子，他可没这么书生论道，男人有时候该有男人的说话方式的。”俞涛笑笑：“打架我也会，跟那类地赖，犯得上吗？”见她实在不想再吃，便也放了筷子。

从餐馆出来，街上已是华灯初上。俞涛说：“明天你不是不值班吗？咱们看场电影？”晓阳说：“不看了，我想早点回家休息。”她开了她的自行车锁。俞涛没有自行车，便说：“那我送你？你坐后边……”晓阳说不用。俞涛有点快快的：“上礼拜你说很想看看这部新片。”晓阳看看他，终于觉得不好太拂他的情，便说：“明晚吧，明晚再说，好吗？要是没事，我给你打电话。”俞涛高兴了：“那好，我等你电话。”目送她骑自行车走了，他有点失落。

站一会儿刚要离开，听见有人叫他，驻足一看，是祁慧。祁慧下了自行车问：“俞涛，怎么自己在这儿？我打电话给咱家王威，他说你不是跟晓阳有约会吗？”俞涛说：“是，吃了口饭，她回去了。”祁慧笑了：“噢，抹了嘴就走啊？这叫什么约会？”“嫂子你吃饭了吗？”“也想请我吃饭？”祁慧乐了，说，“行！王威不回家，我也懒得做，不过我更是撂下筷子就走啊。”俞涛说：“你拿上筷子走也成。”祁慧笑着打他一下。

二人抹身就又进了这家餐馆，祁慧吃饭，俞涛端了杯咖啡在喝。吃着饭，俞涛拐弯抹角跟祁慧都是在问晓阳的事情。祁慧放下碗，索性倒了一大杯茶，做出百问百答的样子，道：“还想问什么？”俞涛倒一时无话了。祁慧看看他，说：“俞涛，你是真

心喜欢晓阳，我看出来了。”俞涛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，书上是怎么写的？说觉得这个人怎么前世就已经相识相知一般？晓阳给我的就是这么个感觉，好像我前生就在等待的人……你别笑我，我这是一厢情愿、自作多情呢。”祁慧笑眼看他，说：“晓阳不冷不热，你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唉，我也看出来了。”“是呀，飘飘忽忽的，她总像是不能尘埃落定。是不是女孩子都这样？叫你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……不过这样也好，朦胧，朦胧才美。”祁慧笑着打了他一下：“得了吧，朦胧着好，还一劲上我这儿打听什么。她呀，现在正处于情感十字路口呢，先前有过初恋，她没跟你说吧？裴军也没跟你说吧？念警官大学的时候，她跟一个同学处过一段朋友，比她高几届的，叫马东。马东毕业分配，晓阳想叫他申请分配到溧州监狱来，等晓阳毕业也回溧州，这样两个人不就可以在一起了嘛。可那马东不愿意，说监狱警察多没劲呀，根本无法体现一个警察的价值，所以无论晓阳怎么恳求，他最终还是一意孤行地留在嘉阳当了刑警，晓阳负气，跟他分了手。晓阳毕业回溧州分到监狱上班，我虽然介绍你们认识了，可我知道，她好像多少还有点前情难忘呢。”

祁慧对俞涛小伙儿也是看好的，跟俞涛说起晓阳来，她也是既无奈又着急，跟丈夫王威说了几回，让他从侧面问问裴军。今儿一起值班，王威就问裴军：“祁慧牵这红线，我怎么总觉得你态度不咋明朗似的？”裴军说：“没有啊，人家祁慧为了我妹，一副热心肠，我有啥不明朗？”王威道：“嗨，什么热心肠啊，她那人，对谁的事都比自个儿的事着急，说话永远不拐弯，做事永远欠周全。”说完看着裴军：“讲实话，你是不是还是希望晓阳跟她原来那个……配对？”裴军没说话，半晌道：“马东那人，真爷们儿，跟我挺对脾气倒是真的。而且也绝对是出色刑警，什么凶险案子到他那儿都平蹚，工作三年，已经立过两次功了。”王威点着头看他：“还是有这意思。”裴军说：“别看晓阳跟他绝情，他到现在心里边还放不下晓阳，还是很爱她。”“那干吗

分手啊？”“不是说了嘛，我妹呀！晓阳那份任性你不知道？一赌气的事，谁说得了她？”“她是不是其实心里也没真正丢开啊？”裴军仰面嘘口气：“天知道。”王威说：“不过该咋是咋，俞涛小伙也是蛮出色的。”裴军又嘘一声：“所以啊！你说叫我怎么有态度啊？”正说着，他手机响，他掏出手机看看来显，是马东的电话。

此刻，马东正驱车雨中、行驶在泥泞险峻的山路上，穿着便衣出警。他打电话问裴军：“有个蒋朝龙，以前是不是你监区的？”裴军说：“是啊，监狱头号顽危犯，上月出的狱。”马东便说：“就他，你给他左一次右一次加刑，做下仇了，出来憋着要整死你。已经花钱雇凶了，明天下手，我正往你那儿赶呢，杀手现在已经到溧州了，带了武器，可能要动枪。”裴军这边笑了：“至于吗？我怎么听着有点像警匪片似的？”马东说：“情况绝对可靠。你不是早上天天跑步吗？风雨不误，而且每天都经过城南河边小树林？”裴军不再笑：“对对，看来不是电影了。”马东便告诉他，既然在监狱值班，就在里边待着，明天上午之前别出来。裴军说：“好吧，听你的，不过我倒不是怕他。”马东说知道，随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：“晓阳……好吗？”没等裴军说什么，他自己截断话头，“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抓到罪犯，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
裴军把情况跟王威说了。王威立目：“他妈的蒋朝龙！胆大包天啦。”

雨夜的山路，远远地已看见了溧州市区的一片灯光。车上行动小组一个警察手机响了，传来蹲守人员讯息：目标好像察觉到什么了。马东脚底踩下油门，加快了车速。雨小些了，但山路很滑，非常泥泞，前面一辆小货车行驶极慢地挡在前头路上。马东焦急，开始连连接喇叭，但雨天路滑，小货车不敢太往贴近悬崖的路边靠，让出的一点路面，马东根本过不去。马东急恼了，打开了警笛，警车鸣叫着强行超车，小货车被超越的警车挂带了一下，外侧轮子滑出路面，小货车翻下山谷，坠落山崖。马东出警

任务不容耽搁，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当地交警处理事故，抢救伤员，他们行动小组继续赶往现场。在抓获了携枪凶犯后，一行刑警队员才赶往医院看望伤者。然而，小货车司机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亡了。见到马东，死者妻子发疯般地扑上来撕扯：“你还我丈夫！你还我人啊！……”

马东因涉嫌交通肇事，被当地警方拘捕，带上了当地警方的警车。

闻听此讯，裴军惊呆了。

二

礼拜天，俞涛听说晓阳在祁慧这儿，就跑来想等着一道去看电影。晓阳不在跟前时，祁慧就跟俞涛说：“别灰心！等我说她。”俞涛便笑：“我灰什么心，再说你说她也不管用吗？”

“怎么不管用？她跟我亲妹妹一样！不过我这任性妹妹，谁拿她也没法儿，等她把前边那个忘了就好了。一个女孩，能这么专情也是优点。”说着，略略迟疑一下，遂去晓阳的包里偷着拿出张照片来，藏着掖着地递给俞涛，“就是这个，马东。”

是裴晓阳和前男友的一张休闲合影，马东穿着警服。俞涛接过照片，端详几眼，笑说：“也不见得比我强啊。”祁慧说：“谁说不是！”她是个急性子，抹身真就去厨房找晓阳去了，她跟晓阳说：“当初马东不到溧州来，说明他心里并没有把你摆得大于一切，况且我感觉那人性格也不好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”晓阳在剥葱皮，带听不听的。王威对祁慧的话倒十分不以为然，道：“性格不好不一定就不是好男人、好警察，性格这东西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在男人和女人眼里，视觉成像是不同的。”祁慧叱儿他：“你懂什么。将来是跟晓阳一块过日子，又不是你。”裴晓阳实在不爱听她絮烦了：“哎呀，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会儿！”提上装葱皮葱叶的垃圾袋出去了。

趁晓阳不在，王威压低声责备祁慧：“你把照片拿给俞涛看了？你呀，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傻。”祁慧说：“那怕什么。”王威正想再说什么，晓阳进来，他只得住了口。晓阳擦了手，就跟祁慧说：“姐，我想去嘉阳一趟。”“什么？”祁慧怔眼道，“去找马东？他心里没你，还去找他干什么？”晓阳不说话。祁慧眯目看她：“我说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一个女孩子……俞涛哪个地方不入眼了？那么出色个小伙子，多少女孩想追都还追不到呢。听姐的话不会错，别去了，啊？”晓阳语气如常道：“帮我买张车票吧，下周六的。”说完离开厨房去了屋里。祁慧没法，跟王威商量：“你说给不给她买票？”王威说：“爱情这东西，连他裴军当哥哥的都不好包办，何况你了。”

见晓阳进屋来，俞涛说了看电影的事，说票已经买了。晓阳说：“祁姐让我在这儿吃饭。”俞涛说：“十一点半电影就能完，看完回来也不晚。”晓阳没法再说什么，只好打开肩包，准备补一点唇膏，可她拿唇膏时发现自己的照片被动过，遂扭头看俞涛：“是不是你？你干吗动我东西？你的资格还没到翻我东西的时候呢！”俞涛笑说：“我哪能啊，嫂子拿给我看的。”晓阳把照片杵到俞涛眼前来：“看吧！要看光明正大地看，就是他！实话跟你说，我心里还有他呢。”俞涛蛮大度：“那我等啊。”“甭等！等也没戏。”“可他不来溧州，说明他……”晓阳走到他跟前，几乎与他鼻尖对着鼻尖：“怎么跟祁姐一样，你们就不能找点别的来说服我吗？”她反回身，把唇膏扔回包里，啪地拉上了。

悻悻地出了祁家，俞涛神情有些怅落落的。祁慧跟出来，很是过意不去：“俞涛，这事不怪她，怪我。唉，真是的，越是有心栽花，越是花不开……”俞涛笑笑：“随她吧，也许无心插柳，柳就成行了。”祁慧也笑了，看着他，越发觉得这样的小伙子难得，不由得便说：“晓阳真是有眼无珠，唉，有什么法儿你说。”